

名人学者忆母亲

童宗盛 陈尔静 选编



名人学者忆母亲

童宗盛 陈尔静 选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名人学者忆母亲

童宗盛 陈尔静 选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 6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9.25 插页 2

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30 000 册数: 1—7 000

*

ISBN7-300-01096-2

I·74 定价: 4.35 元

编 者 的 话

值此“母亲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选编这本《名人学者忆母亲》作为献给这一节日的礼物。“母亲节”的创立人是美国妇女安娜·贾斯维。她创立“母亲节”的目的是“纪念母亲，提倡孝道”。美国政府于1914年规定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的节日，这个规定很快得到了世界上43个国家的响应。现在，“母亲节”已成为世界性的节日。

著名哲学家杜国庠曾经说过：“母亲是最值得怀念的。一个人能够长大，一般来说，主要靠母亲。母亲们含辛茹苦，在养育孩子上的功劳，是一般做父亲的难以比拟的。”香港著名实业家安子介说：“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上有三件事与自己的母亲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自己的身体是母亲给的；一生中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幼时母亲常给的食物；母语，我们语言的能力，绝对与母亲的教养有关。”从这一番话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母亲的伟大。我国是个文明古国，素有尊敬母亲、热爱母亲的优良传统。我们选编《名人学者忆母亲》这本书，正是想通过一篇篇字字浸透着母爱、句句凝聚着子孝的文字，倡议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

书中文章的作者大部分为名人，他们之中既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著名学者、文学家、艺术家……此外，为了充实本书的内容，我们也辑辑了一些出自小有名气或名气不大的作者之手，但读来感人至深、有着较高的阅读和欣赏价值的佳作。这些文章的

作者虽然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经历，身份各异，职业有别，但都以饱蘸深情的笔墨，抒写着伟大的母爱。在所记叙的母亲中，有给我们民族教养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的母亲钟太夫人，有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梁启超的夫人王桂荃，有现代革命家、文学家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有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杰出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有曾参与发起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真，有为夺取全国解放、建立新中国而壮烈牺牲的烈士邓惠中，有著名的女记者彭子冈和著名影剧表演艺术家舒绣文、周璇，还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没有留下姓名的中国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文章风格迥异，各具特色，感情真挚纯朴，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颗爱母敬母的赤子之心，读来倍觉亲切感人。本书适宜于不同层次的读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年朋友阅读；那些年轻的妈妈们，也自然会从中学到做母亲的知识，发扬中国妇女素有的勤劳、勇敢、温厚、善良的美德，增强开拓、进取、自强的时代意识，努力塑造现代新型母亲的形象。

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歌颂母亲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永恒的主题之一。在《名人学者忆母亲》付梓之际，我们祝愿人间永远是母慈子孝的乐园！

童宗盛 陈尔静

1990年11月20日

目 录

回忆我的母亲	朱 德 (1)
怀念我的妈妈——杨之华	瞿独伊 (5)
深深的怀念	
——回忆我的母亲李德全	冯理达 (14)
杨虎城夫人谢葆真之死	杨拯英 (21)
芭蕉花	郭沫若 (28)
我的母亲	胡 适 (32)
我的母亲	邹韬奋 (37)
我的母亲	老 舍 (42)
我的母亲	冰 心 (47)
我的母亲	丰子恺 (49)
母亲	徐懋庸 (53)
携女将儿尽一丝	
——记母亲刘静君的革命生涯	安 若 (59)
党啊，请接受我真诚的感谢	
——写在我的妈妈邓惠中被迫认为烈士	
以后	邓叶芸 (73)
梁启超的夫人	
——怀念生母王桂荃	梁思宁 (79)
浩瀚书海中的女领航员	

——我的妈妈梁思庄·····	吴荔明 (86)
还没有划句号	
——悼念母亲子冈·····	徐城北 (96)
慈母身上衣	
——记婆婆子冈·····	叶稚珊 (100)
母亲·····	霁野 (105)
母亲·····	碧野 (110)
母亲的骊歌·····	丛维熙 (115)
依依难忘母育恩	
——记我的妈妈王华·····	黄廷海 (122)
珍贵的遗产	
——怀念妈妈舒绣文·····	舒兆元 (126)
小草，不是生在沃土中	
——读妈妈杨沫《自白——我的日记》·····	徐然 (129)
忆母·····	周易 (136)
妈妈周璇出生之谜·····	周伟 (141)
我的母亲·····	黄药眠 (146)
“梦里依稀慈母泪”·····	秦牧 (156)
我的母亲·····	郁风 (162)
忆娘·····	王宗仁 (170)
我的母亲·····	苏金伞 (173)
母亲	
——童年回顾片断·····	谢璞 (178)
母亲之所爱·····	木青 (202)
孺心祭·····	钱世明 (205)
我的妈妈·····	程乃珊 (209)
遥远的思念·····	王兆军 (217)
母亲，我不识字的文学导师·····	梁晓声 (229)

春晖篇	孔捷生 (235)
我的母亲	朱慰慈 (239)
我的妈妈“大虎”	喻 杉 (242)
母亲琐忆	李福亮 (247)
母葬	李树喜 (251)
母亲退休后	蔡开元 (254)
母亲和书	曹正文 (257)
魂系母情	马树林 (259)
清明年年有 年年思母亲	周健金 (262)
大洋彼岸悼亡母	钟丽珠 (266)
在岳母墓前	吴俊才 (270)
母亲的手	庄 因 (274)
母亲的羽衣	张晓风 (278)
永恒的母亲	三 毛 (283)

回忆我的母亲

(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

朱 德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龙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

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有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〇〇）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

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求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

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去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选自《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怀念我的妈妈——杨之华

瞿独伊

妈妈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了！六年来，我日日夜夜都在思念她。在这春光明媚的时候，我爸爸瞿秋白的名誉得到恢复。妈妈一生敬佩和挚爱爸爸，和他同甘共苦，出生入死。在爸爸蒙受不白之冤时，她紧锁住内心的沉痛，坚定地期待着这一天！我想：要是妈妈活着的话，她该多么欣慰啊！

妈妈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她从小就富于反抗精神。外祖母家里重男轻女，封建思想很重，专门给舅舅请了教书先生，却不让妈妈读书，甚至不许她进书房。尤其可恨的是，还要给她缠足。幸好教书先生比较开明，妈妈就向他哭诉，看在先生（封建家庭对教书先生是不能不尊重的）的面子上，外祖母只好把妈妈的脚放了。可是过后又给她紧紧缠起来，但妈妈也不妥协，再去找教书先生哭诉，外祖母又只好给妈妈放了……这样缠了放，放了缠，妈妈的脚就成了后来的“解放派”。对于读书，妈妈也是这样。不让她走进书房，她就在外面偷听……等她好不容易争到读书的权利，已经是十四岁了。和同班小同学站在一起，妈妈又高又大，但妈妈毫不在乎，一心一意地发奋学习。

五四运动时期，妈妈正在杭州第一女子师范读书。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爱国主义的宣传。学校当局的禁止

和压迫，使妈妈反抗情绪更加高涨。她在班上和进步同学一起办刊物，并与男子师范取得联系，扩大影响。学校当局十分害怕，视她为害群之马，不让妈妈继续留在学校。妈妈决心放弃家里日夜盼望的一张毕业文凭，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妈妈先去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接触到更多的社会主义思想。《星期评论》社被封后，妈妈和一批进步青年一起回到本乡办农村小学；一方面学习和讨论革命问题，一方面积极进行农村调查。一九二二年家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租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农民李成虎惨遭杀害，血的事实擦亮了她的眼睛，清醒了她的头脑，使妈妈清楚地意识到必须依靠组织的力量。妈妈就在这一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三年妈妈考入了上海大学。这是党专门培养革命青年的学校。妈妈亲切地称它为“锻炼革命青年的熔炉”。在上海大学任教的老师中，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还有我的爸爸瞿秋白。这些良师给妈妈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妈妈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向警予同志给了妈妈很大影响，她常常和妈妈谈心，谈共产主义思想，带她组织上海妇女的政治活动，要她参加丝厂罢工。通过学习和实践，在向警予和我爸爸的帮助教育下，妈妈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一九二四年，妈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爸爸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从此她就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一年，妈妈和爸爸结成了战斗伴侣，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政治信念和火热斗争生活的牢固基础之上的。爸爸是妈妈的良师，又是妈妈的益友，妈妈十分尊敬爸爸，很注意向他学习。同时尽力帮助爸爸工作，照料他的生活，在十年的风霜雨雪中，他们像比翼齐飞的海燕，爸爸曾用他们两人的名字刻了一方图章：“秋之白华”，以此象征他们的崇高爱情。

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揭开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序幕。妈妈怀着高度热情积极投身于风暴中心。当时她和另一个同志负责组织上海浦东区的工人运动。他们通过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的活动，宣传和组织群众，妈妈和工人一起唱着悲愤的《五卅小调》，她穿着工人服装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工人群众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涨的斗争情绪，使妈妈信心百倍。她向工人群众讲解革命道理，启发和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在他们中间培养和发展党团员。长期的斗争考验使妈妈在工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曾任五届中央委员的张金保同志后来回忆说：“杨大姐和我，是知识分子和工人结合的典型。大革命时期，我是纱厂工人，论文，一个大字不识；论武，小脚走路不便。杨大姐从工作、学习、生产各方面都帮助我。她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共患难的战友。”

在那紧张战斗的日子里，妈妈还撰写了《妇女运动概论》一书，介绍外国妇女运动的情况，并总结了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妇女运动。在当时这本书指明了妇女运动的方向，鼓舞了女工的斗志。

上海工人三次英勇的武装起义，妈妈都参加了。她是上海总工会党组织成员，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并亲自散发和张贴传单，参加群众大会。在这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和工人们一起饱经失败和胜利的甘苦。

当时，工人群众，同中外资本家进行斗争，每天都有罢工发生。陈独秀害怕工人的斗争吓坏大资产阶级，给他们造成退出联合战线的借口，便下令禁止罢工，并要妈妈他们去阻止罢工。妈妈看到工人群众斗争情绪如此高涨，觉得阻止工人是不对的，但觉得个人要服从上级组织决定，因此很矛盾，经过再三考虑，妈妈重新向陈独秀反映了工人的情绪和要求，陈独秀很不耐烦，要妈妈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妈妈从陈独秀处出来，踌躇半天，认为

还是不能执行这个“命令”，就又返回去要求陈独秀考虑她的意见，陈独秀根本不听，激怒地问妈妈“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妈妈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来，当她回到工厂，罢工的工人要求她出来领导他们时，她再也不犹豫了，毅然跳上机器，热情地向工人们讲演，组织他们选举代表同资本家斗争、谈判，坚决抵制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一九二八年夏天，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爸爸先去了。妈妈带着我，同行的还有李文宜阿姨，她是罗亦农烈士的爱人。我们从上海坐船，在东北上岸。一路上，妈妈和李阿姨都化装成农村妇女的样子，给我也换了衣服。我那时候只有七岁，不太懂事，许多情景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在船上，每天早晨妈妈和李阿姨梳头时，都要把舱门关得严严的，因为她们的发髻都是假的，要费很大劲才能系在短发上而不露破绽。

还记得过境的时候，妈妈为了掩护赴苏去参加党的六大的一些同志，常常带着我和一些陌生的叔叔一起走。妈妈总是嘱咐我，如果有人问叔叔，你就喊他“爸爸”，我乖乖地答应了。但喊过几次以后，我有些奇怪了，便问妈妈：“妈妈，怎么我有这么多爸爸呀？”妈妈笑了。

六大以后，爸爸妈妈和我都留在苏联，爸爸担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妈妈在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他们无暇照料我，便把我送进了一家孤儿院。我多么不愿意啊！独自一人，言语不通，有些调皮的苏联男孩子还冷眼看我，因为我的头发是黑的，他们把我看成是犹太人的孩子，歧视我。虽然孤儿院的院长——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待我很好。但我还是每时每刻都想念妈妈、爸爸和李阿姨。他们每次来都使我感到无比的快乐，可是他们由于忙，来的次数很少。每次他们看过我临走时，我都要到院外送他们，直到看不清背影，才恋恋不舍地回来。然后在他们坐过的地方再坐一坐，在他们走过的地方再走一走，仿佛他们还在我身旁似的。接

着我又开始热烈地盼望着下一次的会面了。妈妈爱我很深，是她和爸爸想尽了办法才把我从原来的萧山老家领出来。不管斗争生活多么颠沛流离不能安定，但他们总是设法安顿好我。妈妈是多么希望我留在她的身边，多么希望我快乐和幸福。但是为了革命，她还是狠狠心把我留在了孤儿院。

妈妈是一个性情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这一点，她和爸爸很相近。父亲多才多艺，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不仅精通文艺和俄语，懂得英语、法语，而且擅长绘画、写字和篆刻等。他翻译《国际歌》时，就是自己一边弹着小风琴，一边自己译词的。妈妈很懂得生活美，妈永远是俭朴、整洁而又雅致的。尽管斗争生活那么紧张忙碌，但衣服仍常常是自己亲手做，无论是中式衣服还是俄式萨拉番（一种农村姑娘穿的宽大袍裙）她都做得非常合体。那时在我幼小天真的心灵里，觉得世界上最美的就是我的妈妈了！直到现在我清楚地记得，冬天，妈妈、爸爸带着我一起滑雪，夏天一起撑木排的情景。虽然由于当时他们工作忙碌，只有那么一、两次，但却让我终生回味不已。

一九三〇年，妈妈和爸爸路经欧洲秘密回国，把我留在国际儿童院学习。妈妈回国后，担任中央妇委委员兼总工会女工部秘书。由于她坚决同王明宗派主义作斗争，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撤了职。但是她革命到底的决心毫不动摇，她说，没有职务也要干革命。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她和爸爸一起，经常过着流亡生活，接连搬了二十多次家，有几次不得不到鲁迅、茅盾同志家里避难。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爸爸就义后不久，党派妈妈第二次到苏联，参加第七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但是，当妈妈冲破重重障碍赶到莫斯科时，大会已经结束了。妈妈被留在苏联担任红色救济会的中国代表。工作一段之后，她就把我从国际儿童院接出来和她住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妈妈白天照常紧张地工作，晚上夜